

旧版
书系

修筑滇缅公路纪实

Xiuzhu Dianmian Gonglu Jishi

谭伯英 著 戈叔亚 译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修筑滇缅公路纪实

Xiuzhu Dianmian Gonglu Jishi

谭伯英 著 戈叔亚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修筑滇缅公路纪实 / 谭伯英著; 戈叔亚译.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6.9

(旧版书系)

ISBN 978-7-222-14998-4

I. ①修… II. ①谭… ②戈… III. ①公路运输—交通运输史—史料—云南 IV. ①F54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93981号

出品人: 李 维 赵石定
责任编辑: 唐贵明 朱 颖 姚 刚
装帧设计: 燕鹏臣
责任校对: 任 娜 马志宏
责任印制: 马文杰

书 名	修筑滇缅公路纪实
作 者	谭伯英 著 戈叔亚 译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ynrms@sina.com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60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云南出版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书 号	ISBN 978-7-222-14998-4
定 价	34.00元

如有图书质量与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0871-64164626 印制科电话0871-64191534

编者的话

历史上，由于某种特定条件，有些近似巧合的人或事，会极其相似地出现，然而，历史绝不重演。过去的就过去了，永远地过去了。《论语·子罕》曾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这“不舍昼夜”之所“逝”，在今日，由于现代交通之发达，完全可将前人几十日长途跋涉的路，缩短为几十分钟舒适的空航距离，寓于神话、童话所变幻现实的梦，也有现代科技使之成为真真切切的现实，恍惚这个世界越来越小，可以想象的空间已渐失去，不得不感叹这“不舍昼夜”之所“逝”，已无比地加快其“逝”速。

从目前历史分期断代的办法看，贴近我们“当代”最近的“现代”之末，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距今也已七十多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美国作家斯诺在“云之南”做他的“马帮旅行”时，说昆明“这个城市伸出一只脚在警惕地探索着现代，而另一只脚却牢牢地根植于自从忽必烈把它并入帝国版图以来就没有多少变化的环境”。此说，在封建了几千年的土地上，东西南北，闭塞滞后的地区，概莫能外。甚于此者，六七十年前的历史，有时也无异于几百年前的旧

闻。即便在当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些路不通，人罕至，封闭于深山老林、穷乡僻壤，还没进行社会改革的人家，其生存形态，对今日也是遥远的，从根本上讲也属于“没有多少变化”的旧事。它翻天覆地的新旧、隔世之变，有时也只是几年间的事，距今也已半个多世纪了。

尽管过去的一切，随流逝的时光流远了与今日的差距，但它毕竟还是今日的历史与文化之根。沧海横流，世事纷纭，男女老幼、强弱智愚、善恶忠奸、尊卑贵贱，在人生的舞台，同台亮相，都是好戏。以此为历史经纬的故事和人物，无论英雄豪杰、贪官暴君，还是顶天立地、有仁有义的人民，都有他们的正史、野史、传说、逸闻。就是他们的生存环境、民风民俗，也随着这一切而有它的沧桑巨变。今日要了解、研究它，无法不借助一些过去的资料。将这些为数有限的资料束之高阁，不予充分利用，乃至散失，是有负于国家和民族的。

于是，我们从现代、近代，云南的、西部的，到更广远之天地的有关文化、历史、民族等等的有识之士的札记、掌故、田野调查、佚文旧稿中，选出一批当时和今日依然有其影响与价值的专著和篇什，编辑为书系，以介绍给读者和关心、研究它的朋友们。由于“逝者如斯”，一些作品的认识、审美、资料价值，有的往往还会与日俱增，由此，更增加了我们介绍它们的责任感。

时代在巨变，正如许多学者所言，我们“每天都有珍贵的民间文化品种在消亡”。形势亮出了黄牌，他们呼吁“抢救”民间的文化财富，提出“需要深入当代民间进行‘田野调查’”。这里入选作品的作者，不少正是当年的“田野调查”者，他们深入到所谓的“蛮荒之地”，在旅行、生活条件极差，乃至恶劣时，以其惊人的毅力，在天灾，也在人祸所遭遇的惊险中，写出他们耳闻目睹之种种，有的归纳、概括而抽象为更具理论色彩、更具文献价值的调查报告，有的则更侧重沿途实见实闻的纪实，夹叙夹议，所悟的学问常常深于一见一闻，遇险的惊恐又常与人生闯荡的乐趣同在，大多写得朴素、清新，和平冲淡中确有委婉的情致。他们，有的定居该地，已属当地居民，有的，调查的行程，一年半载的跋山涉水，想蜻蜓点水似的所谓“深入生活”，想追名逐利而做所谓的“研究”之浮躁，都不可能。他们，不乏过去的先贤名儒，名校名师下的研究人员，多有鲜明的民主意识，同情广大的劳苦大众，抨击不合理的社会秩序与社会结构，维护人道、人权，正视压迫、剥削、两极分化的现实。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对东西方的一些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所引发的思考，为我们打开了眼界，打开了思路，于此回顾、前瞻的天地，更加宽阔。

这些不同时代的不同作者，在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所写的作品，若无他们的局限性，也就无须后

来的社会进步。除了书中的白纸黑字，他们跋涉在穷山恶水的艰辛和为此追求的执着顽强，正是对这土地，对这土地上的人民之爱，虽然并不排斥有的也许出于好奇，想探险、冒险，但他们作为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其大中国的兄弟之情，是无可怀疑的。可是限于当时政治结构之情和个人识见，将人民对反动统治的反抗写作“叛乱”，在正视人民的痛苦时，又仅从当地的风光与人情称他们所在之地为“乐土”，或对他们的风俗习惯，简单地以自己的好恶来看待，难免有些偏颇不当之处，但从整体来看，作者的爱心都是浓浓的，有些不周之处，或是漏洞、失误，都不难理解。照排之旧书，就该看到它是过去另一个时代，另一些作者，在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所写成的作品，就该看到它的局限性，更为新时代而自信。

世事变迁，“逝者如斯”，前人有的看法无法请他们统一，后人无权强求一统。有些说法，能理解，并非简单地认同。能作注的，加注；若难查证的，存疑。乍看，有些不明白处，顺读下去，就理清头绪了。

本书系的选编，除由繁体字改为现代简体字横排外，内容基本保留原貌，有的地方，另加编注说明，以便读者阅读参考。

为保留原作资料的真实性和风格，对个别带有民族歧视的描写和用语，未做大的删改，请阅读中予以鉴别。

书 前

邢克全

今日，大凡盘旋于高黎贡山的峻岭、深谷，走过保山一带的人都能感到，当舒适的现代交通工具行驶于“弹石”路面时，震耳欲聋的噪音、一路异常的颠簸，以及明显缓慢了的车速，对于习惯高速行驶现代公路的旅人，其路况之糟，已难免为它所带来的旅途之歉意而有所抱怨。若它不是无法绕开的必经之路，谁也不愿承受这份别无选择的无奈。但是，又不能不想：这条路是为何而修，又是怎样修筑起来的？云南的许多现代、高速的公路与它相比，又没有谁能像它这样闻名世界，且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滇缅公路。

这就是历史！《增广贤文》说得好：“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为孤立乃至消灭抗战的力量，封锁了中国所有的沿海港口及东部陆路交通干线，就连滇越铁路也因越南沦陷而被阻断，为打通中国大后方连接国际的大通道，修筑滇缅公路就成了那时的当务之急。从1937年12月至翌年8月的短短

9个月时间，云南各族人民组成的20万筑路大军，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以血肉之躯，全靠人力，使用中国制作爆竹的黑色炸药炸山开路，以原始的铁锹、扁担挖方挑土，开辟了下关至畹町间的548公里新公路，完成了昆明至畹町全长959公里的路面工程。新修的路面，须穿越极为险峻的横断山脉，翻越六座大山，穿过八座悬崖峭壁，跨过六条江河的急流恶水，施工难度之大，怕是筑路史上绝无仅有的。这种俗称的“弹石”“包谷”路面，是民工从山上开出石方，用铁锤一锤一锤，敲成一块一块的小石块而敲入土面，交错成一条像神话中那用宝石镶嵌而成的一条神奇的宝路，服务于中国抗战。修路中，许多民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死于山体滑坡与塌方，有的死于疟疾，有的葬身万丈深渊，可歌可泣，彪炳千秋。

滇缅公路的修筑，是云南人民对抗日战争的伟大贡献，它是当时中国正面战场唯一对外的交通线；国际援华的抗日物资正是通过这条路进来，而少量的大锡、桐油、猪鬃等，也是从这条路出口。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正是从这条运输线浩浩荡荡开出，对入侵者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

我们要感谢谭伯英（TAN PEI-YING）先生，《修筑滇缅公路纪实》是根据他在美国MACG-HILL公司出版的《THE BUILDING OF THE BURMA ROAD》1945年6月第二版翻译而成。书前有如下一段《出版介绍》——

为战争物资从海港仰光到达昆明，在1938年开始建设和完成的、著名的滇缅公路提供了一个通道，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它扮演了一个生死攸关的角色。此书将修此路的实况与技术方面的细节，以及地方特色与历史的视野，令人钦佩地结合了起来。

负责这项工作的谭伯英，对中国的这个地区几乎完全不熟悉。在没足够的人力、资金和任何现代设备的条件下，他们在岩石上开路，工程使用的，几乎就是中国制造爆竹的黑色炸药。绝大部分是靠着几个世纪之前的原始工具和方法，用双手顽强地将公路向前推进。这些工人有傣族、藏族和山头猎人。谭伯英生动描写他们的体格特征、社会习俗来证明中国人不屈不挠的勇气和耐性。

书中也详细描述了1942年中国军队从缅甸败退，必须炸毁怒江大桥，以及毁坏日军射程内的15英里公路以阻止敌人进攻的真相。

它是人间的伟大戏剧，对于在亚洲服役者的每个家庭，对将目光对准了太平洋战场的每个美国人，都将引起强烈的兴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花了7年时间关注德国的重建，特别是适用于中国交通领域的经验。回国后，是他将柴油驱动的列车第一个介绍给自己的祖国。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修筑一条攸关这方战事成败的国际通道之重任，任命他为“滇缅公路工程管理局”局长

时，他动员、团结各族民工，在条件艰苦得他们自身每时都在做生存的搏斗时，这路也振作得他们自身每时都在顽强地将它向前推进，而且始终记住这是劳动者的伟绩。书是他后来在纽约用英语写的。那时战争还在激烈进行，他对战争结局的乐观，正以倾注的热情，将筑路时的工作、生活、民风、民俗的一些场景和故事，人文化地做了极富诗意的生动记录。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幅幅皆是栩栩如生的画面。不少精彩的场景、故事，非虚构的严酷真实，一旦进入了艺术佳境，错综复杂的事，拼搏的血泪人生之感人，远非一般虚构的小说、影视作品可比。同时，我们也将书中描绘炸毁惠通桥阻止日军过江后的另一方的故事编成一辑。开头，就是工地传唱的筑路谣《公路是血路》，及闻一多先生欣赏的新诗《滇缅公路》，卫立煌的长短句也是战地鼓动的鼓劲歌。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它们各自找到自身价值取向，在广大军民中有自己的市场。卫立煌和宋希濂，皆是风云滇西战场的将领，其他篇什，全是那沿线轰轰烈烈的滇西大战时的一些当事人的自述。他们沸腾的热血和抛洒的鲜血，浸透了笔下的纸墨。还在筑路之始，工地就有“公路是血路”的传唱，为此，我们选用了“血路”二字题为书名，以其筑路和驱敌两个战场牺牲和幸存者所舍生忘死的英雄业绩而雄奇、悲壮。他们的故事，过来者为之动情，展现在后来者面前，他们都为云南有这么骄傲的历史而自豪。

随着新的现代化公路之修筑和推进，这条曾发挥过重大作用的老路，按说，也将逐步被新路完全取代。可是，有些基本已铺成柏油路面的路段，有的陡坡却为行路者仍然保留了原有的“弹石”路面。是为雨季多雨柏油路面更滑，陡坡太滑也太多车祸所作出的选择。基于血的教训对它的保留，仿佛也留给人们对历史的深思。也许它还可作公路博物馆的辉煌现场。而且，欧洲的一些古城古镇，也多保留下了那些石板或“弹石”路，闪烁它古老文明的光彩。不论怎么说，当我们享受现代公路给我们带来的舒适、快速时，愿我们世世代代能铭记这条路的一切，一切……为此，在它的颠簸中，想到当年人民在此所创的人间奇迹，是现实的神话，神话的现实，是血路，是条闪闪发光，用宝石镶嵌而成的神奇宝路。

2002.4.11

The Building of THE BURMA ROAD

by

TAN PEI-YING

(Formerly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Yunnan-Burma Highway Engineering Administration)

Whittlesey House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INC.
New York

London

本书献给那些用血汗和生命构筑和维护
滇缅公路的我的同事和劳工们



初版自序

撰写本书的目的是介绍我国同胞如何修建滇缅公路这个伟大工程的巨大成就。由于要保证故事的完整，许多技术细节都省略了。总之，我希望我的做工程师的兄弟和公众都会喜欢这本书。

这项工程仅仅是中国人民在战争中所做出的一系列伟大成就中的一项。工作时他们虽然没有足够的营养和设备，但他们拥有从我们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宝贵的自我牺牲精神、坚韧不拔的决心。

对于公路所要经过的地区的不同民族来说，原先他们的乡村仅仅是地图上一个个孤立的地方，但在随后到来的几个月中，他们彼此熟悉起来了。为了修路，他们不顾相互之间有多么不同的生活习俗和文化背景而走到一起来了。为了修路，这些完全不同的民族尽可能友好地生活工作在一起，任何民族的矛盾和冲突都未曾发生过。

当这些经历在我脑海中仍旧十分清晰时，应该把它们都记录下来，希望西方读者从中对中国人民的真正精神有更好的理解。

谭伯英

1945年6月纽约

目 录

书 前·····	邢克全 1
初版自序·····	1
从昆明开始·····	1
历史背景与公路测量·····	24
修筑公路的人民·····	40
新的总部·····	66
泥泞和疟疾·····	75
塌 方·····	96
麻烦的岩石·····	108
建 桥·····	116
滇缅公路纪行·····	141
柏油路面和现代化·····	165
侵犯和撤退·····	190
交通拥挤·····	201
结束语·····	206